

延安 轶事

黄 霖



文艺

——解放军文艺社——

延安轶事

黄 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97492



解 放 军 文 艺 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897492

延安秩序

黄 霖著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4·字数71,000

1982年10月第1版·198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35,000

书号10137·56 定价0.34元

内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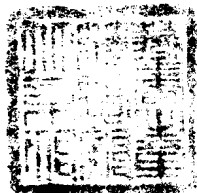
这是一部充满生活情趣的革命回忆录。

作者黄霖同志在延安时期曾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他根据自己在领袖们身边的所见所闻，通过一些动人的生活细节和前所未闻的轶闻趣事，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时期的生活片断，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他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把读者带进了延安时期领袖们与广大军民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生活图景，使人动情，令人振奋。

此书经梁立真同志整理润色，文笔质朴，真实亲切，事迹生动，趣味横生，有强烈的感染力。

责任编辑：余开国

封面设计：陈亦逊



DE05/09 目次

从当警卫团长说起.....	1
细致入微的关怀.....	18
保卫中央机关安全的故事.....	26
在粮食短缺的日子里.....	38
难忘的生活情趣.....	52
光辉的榜样 亲切的教诲.....	63
“革命,就是一所学校”.....	75
“考察团”和外国朋友.....	87
劳山事件.....	98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长征.....	108

从当警卫团长说起

我当中央军委警卫团团长的，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心里仍然甜滋滋的。

一九三六年春天，毛主席亲自率领的渡河东征红军凯旋归来了。我因为三五年冬季在直罗镇战役中腹部负了伤，一直没痊愈，也就没有去成前线。起先在医院治疗，后来同一些团、营干部在陕北蟠龙镇休养。

当时，党中央领导机关驻在瓦窑堡。这是红军胜利会师陕北后，居住得较长的地点。一天，我们养伤的同志听说东渡黄河的主力部队回来了，大家高兴地赶到瓦窑堡，又从那里出发去找红军主力部队。由于伤还没完全好，走路很吃力，第二天才到达永坪镇，这里离瓦窑堡六十里路。我们晓得这镇上有个兵站，就想方设法弄点饭吃，然后找个地方住一宿。

刚走到镇中心，只听到身边传来“得、得”的马蹄声，回头看去，只见一个人从马上跳下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周副主席带着十二个骑兵通信员，朝镇中心走来了。我认识

周副主席，正想迎上去问候他一下，可转念一想，自己负了伤，如果让他看见，势必给首长添麻烦。于是，就赶忙缩到路边，同几个走散的战士们挤到一块。

周副主席牵着马走到我们面前，他把手里的缰绳交给身边一个战士，仔细端详了一下每个人的脸庞，突然对我说：

“你是叫黄古文吧？”

“是。副主席！”我忙敬礼回答：“首长好！”

周副主席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问道：“是在直罗镇负的伤吧，伤口好了没有？”

我说：“好了，好了。”

周副主席象不放心似的，又问了一句：“真的好了吗？”

“是好了！”我故意挺起胸，大声地答着。

“不见得吧？”周副主席又突然问我：“什么时候离开瓦窑堡的？”

“昨天。”

“哈——哈！”周副主席大笑着问：“你说假话了吧！瓦窑堡到永坪镇有多远呢？六十多里路，却走了两天，怎么能说你伤好了呢？”

我的脸“唰”一下红到了脖根，结结巴巴地支吾着。

周副主席亲热的走拢来，拍着我的肩膀，说：“不要急嘛！仗有你打的，红军长征到陕北，目的就是打日本鬼子呀，仗还没有开头哩！但是，你们受了伤，就得先把身体养

好。对不对呀？”

我早就想上前线，听到周副主席的话心里冷了半截，但还是想趁机再要求要求，就赶忙说：“副主席，我老实讲，伤没全好，可慢慢总会好的，轻伤不下火线嘛，再说……”

“那不行！”周副主席打断了我的话。他见我这副哀求的样子，和蔼地说：“好了，别多讲了，我没时间，晚上还得赶到瓦窑堡，中央要开会。你们几个，先安心养伤，等身体好了再归队去。”说完，副主席同我们一一握手，跃上马去。我还想再恳求几句，周副主席笑着点了点我，说：“你呀，这样吧，明天回瓦窑堡去找我吧！”他命令两个骑兵通信员随我留在永坪镇。随后，一抖手中的缰绳，催马向前疾驰而去。

我凝望着远去的周副主席，看了看身旁的两个骑兵通信员，心里格外激动。也许有人会问，周副主席这样体贴入微地关怀你，大概你是他的老部下吧？其实，周副主席对谁都是如此，只要见过一面，再见面就能认出来，热情地接待你，同你谈话，为你解决难题。我呢？除了聆听过他的几次讲演和报告外，真正同他面对面地谈话，这才是第二次呀！

第一次，那还是一九三三年春四次反“围剿”的时候。当时我是红三军七师二十团一连连长，我那个连队，在高虎脑战斗中，捉到敌人几个校级军官，俘虏了许多士兵，还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记得当时战斗还没结束，我留下了几个战士在山坳边看守俘虏，自己带着全连追歼逃敌。追着追

着，一个看俘虏的战士箭一般地奔来说：

“报告连长，有个‘大胡子’首长向我们要几个俘虏军官，我们怕弄错了没答应，还是你回去看看吧。”

“大胡子”首长？我思索了一下，把队伍叫人带领着，自己就同这个战士返回了山坳。

我老远就发现，战士所说的“大胡子”首长，原来是周副主席！这时，他正在同几个押俘虏的战士谈笑着，他的身旁还站立着张闻天同志、博古同志等一些首长。周副主席那时留着满脸胡须，有人还尊敬地称他“胡公”。由于我在一次会上见过，所以认得他。我慌忙地跑到他的身边，敬了个礼：

“报告首长，是您要俘虏？”

“是呀！”周副主席点头说，“啊，是他叫你回来的吧？”他顺手指了指叫我回来的那个战士。

“是。”我忙道歉，“请首长们原谅，他还不认识你们哩！”

“他做得对！”张闻天同志说道，“你们辛苦了！”

“打了个大胜仗，祝贺你们来啦！”周副主席又乐呵呵地笑着。

我想说这都是首长指挥的好，但只是傻笑说不出来。

周副主席拍了几下我身上的灰尘，亲切地问道：“你是连长吧？”

我正要回答时，战士们抢着说：“是的！”

“你叫什么名字呀？”周副主席又问。

“我叫黄古文。”

“黄、古、文……”周副主席象是要把这几个字记准似地连念了两遍，又问：“多大啦？”

“刚交二十岁。”

“好啊，年轻有为，正是显身手的时候！”周副主席象开玩笑似地说，“连长同志，给我们两个俘虏官行吗？”

“行！”我马上满口应承，“首长，你们全要都行！我叫战士们押送去……”

“押送不必了。”周副主席说，“给我个官大点的，我们要问问情况。”

我指了指刚俘虏的几个校官说：“那个家伙，听说是个旅长。首长们挑吧！”

结果，周副主席要了两个军阶高的敌军官，由他们带的警卫人员押着走了……

时间一晃三年多了，周副主席还能一眼认出来，并知道我在直罗镇负伤的事，这使我非常感动，周副主席一直在关怀着我们每一个战士的成长啊！

那天，我和两名骑兵通信员在永坪住了一宿，第二天回到了瓦窑堡，我住在总部的招待所里，我这个人，平时好动，静不下来，一住下就出去蹓跹。谁知周副主席就住在离招待所不远的地方，我走着走着，竟到了他的住房门口。我朝内一望，只见他正伏在一个门板支成的桌面上写东西。

我见他正忙，不想马上打扰他，正准备悄悄走开，谁知，副主席已经发现了我。他先喊了我一声，然后把几行字写完，搁下笔，撑着手肘，侧过脸来说：

“你站在门外干嘛，来，进来坐！”

副主席一说，我倒窘迫起来，走进门，手脚无措地站在他的面前。副主席笑着拉过一张凳子，说：

“坐下说，坐呀！”

“我，哎，副主席……”我坐下后，又不知说什么好了。

“你打仗那么勇敢，怎么讲起话来，倒象个姑娘！我看你呀，准是想上前线了吧？”

我真敬服周副主席，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我红着脸，点点头直通通地说：

“副主席，你算看准了。我是个冲撞性子，这几个月真把我憋坏了，天天想上前线去……”

“这好嘛！”副主席和蔼地对我说，“但是，上前线冲锋打仗，现在还不行。要从实际出发，冲锋打仗要有个好身体，你伤刚好一点，身体不适应打仗，我可不能介绍你去！”

我再三解释说自己的身体完全可以上前线，可副主席却一个劲劝我。我怕跟他“泡蘑菇”会耽误他繁忙的工作，就让了一步，说实在不让去前线也行，可得给个工作干，不能老闲着没事。

“干点事儿，倒可以考虑，不过，也只能给个轻爽些的工作。”副主席略略思索了一下，笑着站起身来说，“这样吧，你就给我来管地图吧！”

就这样，我便在周副主席那里管起地图来了。

管地图这玩艺儿，听着蛮简单，可实际上麻烦得很呢！副主席那里的地图，都是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一堆一

堆，多得很。当时分布在陕北各地的团以上单位军队的调动，全国主要地区我军活动的情况，每天都通过电台、电话和情报密件送到军委总参谋部，然后再由总参管作战的部门把情报汇总送到周副主席这里。因此，我管的地图，实际上就是军委统帅部里的作战图谱。上面布满了红色的，白色的小旗，各种箭头和标号、符号，搞得满幅图上密密麻麻的。周副主席真称得起军事家，在复杂纷乱的地图上，能一目了然地看清敌我的态势。

这说的只是那张挂起来专供研究部署的大作战地图。还有那些叠放着的小军用图，是专门标定每一支部队用的，那上面，几乎每天都得随着部队的出发、驻扎和作战的行踪而变动。有时甚至具体到部队的减员和增补也要标出，另外记清楚，在首长看地图时详细汇报。我那个地方，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志和总参谋部管作战的一局局长周子坤同志，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来，还有博古、张闻天等同志也常来。有时候，他们一齐来，我集中介绍一下情况就行了。可更多的时候是他们分别来询问和查阅，那就会弄得我一会儿卷图，一会儿铺图，一会儿讲，一会儿算，常常手忙脚乱地忙个不停。要说累，我倒不在乎，我这个人本来就是个闲不住的脾气，就嫌这事太琐碎，又不能出门，有点儿憋得慌。再说我文化水平低，又总害怕弄错了事给军委总部捅漏子。这可是关系到全国抗日命运的大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一天晚上，首长们又来这里研究战况，周副主席住得近，先来了。我晓得他刚写了四个多小时的文件，又常熬更守夜，很困倦，就搬了张带靠背的椅子给他，请他先靠着墙壁躺一会儿。周副主席刚躺下，毛主席、叶参谋长等首长就全来了，挤满了一屋。他站起来，要把靠背椅让给毛主席，毛主席笑着推让说：

“我晓得你是不知累的，可也要歇息会儿呀，我不坐，就站在图边上，听我们的‘管图参谋’讲讲吧！”

这句话，引得全场都笑了起来，我也红着脸笑了。趁首长们说笑的空隙，我又叫公务员找了张靠背椅给毛主席。毛主席这才坐下，掏出一支纸烟，点燃，吸了一口，笑着做了个手势，要我讲一支部队的行踪要况。

说实话，我就怕过这种“关”。尤其是站在毛主席面前讲解情况。毛主席有个习惯，他总是坐在地图近处，嘴上吸着烟，眼睛盯着图，边听边思考。每当我讲完一个地方停顿时，或是他听到不对头时，就眼不离图地发问道：

“为什么？”

往往就这三个字的问话，搞得我心里“膨、膨”跳个不停，红着脸，一时答不上来。每当这时，毛主席又总是把眼光从地图上移开，慈祥地望着我，笑着说：“想想，认真想想。”也往往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周副主席或叶剑英参谋长接过话头，代替了我的回答。随后，毛主席吸口烟，眼睛转向地图，用手指了指，示意我继续介绍。

这天夜晚，我因为劳累，伤口有些隐疼，晚饭也没吃好，

精神不振。这会儿一连被毛主席提了六、七个“为什么”给问卡壳了。首长们当时并没有责怪我，还笑着鼓励我呢！毛主席说我读书虽少，接受能力却挺快，学识图几天晓得了这多东西，不简单。周副主席也说我工作精神好，伤未好全就来管地图了；他们还嘱咐我要注意休息……这天晚上，我心里很不好受，总觉得自己没干好工作，担心这样下去，会贻误军委的大事。于是，那天散会后，我找到周副主席，说了自己的想法，还是请求他让我去前线。

周副主席微笑着，叫我坐下，又从他的饭盒里，拿出两块烤过的粗包谷馍，盛在一个粗泥碗内，说：

“先吃了它吧！”

我晓得，这是副主席身边工作的勤杂人员为他通宵达旦的工作而弄的一点充饥的干粮。我是决计不能吃的。便说：

“副主席，您吃吧，我没有吃夜宵的习惯，肚子饱饱的，也不想吃……”

“不！你一定得吃。”没等我说完，周副主席就把碗塞到了我的手里，“我知道你晚上没吃好饭。是伤口又疼了吧？”

“不，不！全好了！”我赶紧掩饰着，停了一会儿，又说：“副主席，我喝的墨水太少，干不好这种精细的工作，请您批评吧！”

“哈哈……”周副主席爽朗地笑起来，他给我倒了杯热水，说：“黄古文同志，我为什么要批评你呢？你表现不错嘛！我不是刚才还在主席和老总们面前夸奖了你吗？”

“可是，我不争气，工作没干好。”我说。“又没有给你下任职的命令，你还是伤号嘛。”周副主席说，“我见你 积极要求工作，就让你来帮忙的。这些天你还是挺 用 心 地 干工作嘛。你打过仗，带过兵，有实战经验，这些日子，又学了许多指挥员必懂的军事地图学，这对今后作战 是 很有 用 处 的 呀！”周副主席停下话，考虑了一会儿，又 接 着 说，“工作嘛，是有干的，仗也有你打的。要不这样，你是不是先去学习一下？”

“学习！”这太使我高兴了，我马上兴奋地问，“上哪？”

“去我们的‘红大’。”

我当时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连忙向周副主 席 敬了个礼，兴冲冲地回到了宿舍。连夜清整好准备移交的文件，倒下头来就睡了个几天来最安稳的觉。

红军大学是中央军委组织的一个干部集训队。成员都是一军团、三军团和十五军团中抽调的团以上干部。学校共分两个科。一科是军、师级的高级干部，如罗瑞卿、彭雪枫，刘亚楼、杨得志、杨成武等当时都在一科。我报到后被分配在二科一 队 的四组任组长。当时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联共党史、列 宁 主 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党的建设以及战争的战略战术等。

正是我在红大学习期间，经历了瓦窑堡撤离。

那是一九三六年夏。当时西北有名的土匪头子、国民党八十六军军长高桂滋，他探听到我们红军主力外移，中央领导机关空虚，便妄图纠合驻在陕北的东北军，把我们一口吃

掉。

当时，中央领导机关只有一个警卫营，还得负责徒步通信和站岗放哨等大量的勤杂事务，要担负对敌作战是很吃力的。除此之外全是中央各总部、中央党校和红军大学、医院等机关后勤人员。

在这极为危险的关头，周副主席深夜亲赴东北军驻地蟠龙镇，同这支部队的负责人谈判。东北军是爱国将领张学良的部队，由于他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平时常受国民党、蒋介石的歧视。加上部队里东北籍官兵在东北沦陷后，都有仇恨日寇的情绪。又曾在执行蒋介石“剿共”内战命令时，受到过红军的沉重打击，领教过毛主席领导的陕北红军的厉害。因而，同我们红军比较接近，暗地里保持着联系。周副主席到了这支部队，他一方面高度地评价和赞扬了张学良将军和所属东北军官兵渴望抗日，想打回东北老家去的爱国精神，说他们有中华民族不甘做亡国奴的民族气节；另一方面又直截了当地揭穿了西北军高桂滋妄图消灭陕北红军的罪恶阴谋，规劝东北军的官兵们不要参与此事，以免上当，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错事。由于周副主席在那里的谈判成功，东北军没有配合高桂滋的行动，相反，暗地里帮了我们不少忙。

当气焰嚣张的八十六军如狼似虎般地向我们扑来的时候，中央领导机关实行了紧急转移。

在转移的途中，赶上敌人飞机轰炸，我们的队伍散落了。这季节，天气炎热，我走着走着，伤口又疼了起来，累得

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正想歇一会儿，敌机又来了。我周围的几个百姓一见飞机，吓得四处乱窜。正在这时，只听后面一个洪亮的声音传来：

“不要慌！卧倒，隐蔽！”

我顺着声音一看，啊，这不是周副主席吗？他正同叶剑英总参谋长以及二十多个骑兵一起赶到这里。

过了一会儿，敌机飞走了，我站起来，走近周副主席，正准备举手敬礼，他却一把拉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地对身后的警卫人员说：

“来，把他扶上马！”

还没等我弄清怎么回事，我已经被周副主席和两个警卫人员硬抬上了马鞍。我连连慌乱地叫着：

“要不得，要不得！我能走，我不能骑马……”

周副主席却说什么也不让我下马，他见我一直嚷叫着，就严肃地对我说：

“黄古文，你别叫了。坐稳，当心摔下来。我们得走快点，敌人离这里很近。”

我一听说敌人就在近处，就更加担心起他的安全来，忙说：

“副主席，您快乘马走吧，快……”

“别慌嘛！哈——哈！”周副主席看见我着急的样子，又爽朗地笑起来，“高桂滋这家伙，想罩住我们，他做梦哟！”接着，周副主席边走边告诉我中央机关已经安全转移到保安了。还说东北军有两个师正装成配合敌人行动的样子，准备